

行走人間的脚步

儒門與隱者的對話

窮達皆善的儒家

樂以忘憂的孔子

隱得住與走得開

王邦雄／著

天上的鳳凰與人間的烏鴉
有心教化就是鄙陋嗎？

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

辟去聲

生而為人，就在人間做人

通過人間而不是逃避人間

愛心與智慧

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
故不欲聞而辟之也

○長沮

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

也時孔子自楚反長沮曰夫執

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

與執轡在車也蓋本于路御而執轡

溺桀曰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

漢光人文系列

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行走人間的脚步：儒門與隱者的對話／王邦雄著。

--初版。--臺北市：漢光文化，民80

160面；21公分。--（漢光人文系列：J007）

ISBN 957-629-151-8（平裝）

1.論語-批評，解釋等 2.儒家-論文，講詞等

121.207

80003435

■人文系列 007

行走人間的脚步

——儒門與隱者的對話

著作者：王邦雄

發行人：宋定西

總編輯：李瑞騰

責任編輯：周韻如

印刷：漢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信義路四段一號三樓

電話：(011) 七〇四九六三三（十線）

F A X：(011) 七〇一九三一

郵政劃撥：第〇一〇七三六九一六號

出版登記：局版臺業第一三八七號

ISBN：957-629-151-8

漢光總號：HILIT00274 分類編號J007

著作權：台內著字第 號

初版：中華民國八十年十月十日

二版：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

定價：新台幣一二〇元（郵資另計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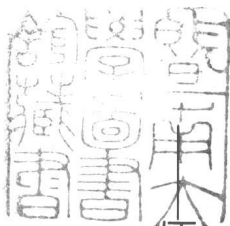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702536

B 222.25
934

港台書室

行走人間的腳步



儒門與隱者的對話

王邦雄／著



90086751

自序

我讀論語，最有感覺的篇章，是孔門師生跟隱者之間的對話，這可能是我對道家心靈較有體會的緣故吧！

當漢聲電台邀請參與論語系列講座的時候，我的第一反應是，我可以詮釋儒道照面的心靈對話。在我的理解中，當時最了解孔門師生的是隱者人物，「知其不可而為之」的儒家性格，是晨門判定的；對隱者人物最有同情，而給出尊重的，也是孔門師生。說散居山林田野的人物就是隱者，是來自孔子的肯認。

兩個家派的直接照面，當然會迸現出長留千古的生命對話，而中介橋引的人物，卻是儒門中最具有豪傑性格與英雄氣魄的子路。墨道兩家在放開名利權勢的這一點上，精神是相通的，惟前者流落的是江湖草野，後者隱居的是山水田園而已！

論語中大多是孔子教導學生德業，指引時代出路的獨白。聖人的話當然都是對的，問題是，師生再相知，若現場情境還原不出，後人讀之，畢竟隔了一層，還是讀不出味道來。

我的諸多詮釋，最大的用心在，真切的揣摩在字裡行間流動的存在感，讓當代人可以跨越時空的藩籬，活生生的去感受到孔門師生與隱者人物的性情風骨，甚而可以越過經典文字，直指本心的與前賢哲人的生命，同步流行。

這一系列的講詞，得以成書，要感謝任教花蓮女中的李雪華老師。她是我在北一女中的學生，二十年來師生相得，由她整理，堪稱允當，幾乎沒有什麼修飾，加上綱目，即在鵝湖月刊分篇發表，連載八期。今結集出版，可以說是儒道會通最具代表性的一段心路歷程。

全程八講次，依序為：

- 一、窮達皆善的儒家
- 二、樂以忘憂的孔子
- 三、隱得住與走得開
- 四、天上的鳳凰與人間的烏鴉
- 五、有心教化就是鄙陋嗎？
- 六、生而為人就在人間做人
- 七、通過人間而不是逃避人間
- 八、愛心與智慧

中國讀書人，心中都存有一分使命感，要為天下人尋求德行與福報合一的可能道路。德行內聖而福報外王，窮則獨善是內聖，達則兼善是外王。惟儒門的善定在有心的仁，在人文化成；道家的善定在無心的德，在自然天真，兩家在此分途。依隱者自然無心的判準，儒門的人間奔走，無異是烏鴉語，是鄙陋行；依儒門人文有心的判準，隱者的退藏自守等同逃避人間，與烏獸同群。一個隱得住，一個走得開，最後的會通，則在儒門的愛心與隱者的智慧合流，愛心擔當是善，智慧化解是美，盡善盡美，才可以完成愛人救世的事業。

我們每一個人的心靈深處，也有兩個性格的生命對話，一個要我們走出去，發光發熱；一個要我們退回來，自在自得。或許，儒門與隱者的對話，正是我們走在人間的脚步，所發出的心底迴響吧！

王邦雄

民國八十年九月於中央大學中文系

行走人間的脚步

——儒門與隱者的對話

目錄

- 3 ■ 自序
- 9 ■ 窮達皆善的儒家
- 25 ■ 樂以忘憂的孔子
- 43 ■ 隱得住與走得開
- 61 ■ 天上的鳳凰與人間的烏鴉
- 81 ■ 有心教化就是鄙陋嗎？
- 99 ■ 生而為人就在人間做人
- 117 ■ 通過人間而不是逃避人間
- 137 ■ 愛心與智慧



窮達皆善的儒家

子曰：「篤信好學，守死善道。危邦不入，亂邦不居。天下有道則見，無道則隱。邦有道，貧且賤焉，恥也；邦無道，富且貴焉，恥也。」

（泰伯第八）



儒家的路數在哪裏，我們可以有概括性的比較瞭解。儒家總是要「天下有道」的，希望天下有一個理序，天下有一個常軌；而天下有道，是要通過「人能弘道」而來的。天下是天下人構成的，所以要人的生命立得住，通過人的德行去開出道來，天下才是有道的。道是天下人共同的理想，每一個人精神的通路，包括社會、倫理、政治等價值的開發，在孔子的說法是讀書人要擔負起來的。三代傳統是由天子、諸侯、卿大夫來給出天下人的道路，到了孔子的時代，他發覺好像不論是天子、諸侯、卿大夫的影響力，均在減弱衰退中，所以整個天下的擔子就由士這個階層來擔負，這就是所謂的「士志於道」。一個知識分子的價值心靈，理想抱負就在為天下人開出精神的道路來，這樣才是儒家的本懷。

今天特別要談的是儒家之外的另一個家派。他們不認為天下可以經由知識份子的擔當而轉好，反而認為天下滔滔，知識份子該當潔身自好，隱居田園。在論語裏面，孔門師生就跟這樣一個家派有幾回的會面，孔子說他們是「隱者」，就是隱居的人。儒門跟道家因而有一段

精神的對話。

我們希望，在中國文化傳統裏不能僅凸顯儒家的生命，中國人的文化心靈還有另一重要的成分，那就是來自道家的獨特智慧。這是很有趣味的發展，而且是很微妙的結合。中國人通過儒家，我們可以擔當；通過道家，我們也可以放開。這是中國知識份子的雙重性格，他可以投入，也可以退隱。所以我希望透過這兩個家派的會面對話，把我們的文化心靈，讓每位朋友有相應的瞭解。也許我們做一個中國人可以既是儒家，又是道家。尤其是立身當代，在西潮東漸中，在現代化的整個進程中，我們仍然能夠過中國文化傳統的那樣一個「生」，擁有那樣的生機情趣，這就是我找這個專題，做一系列詮釋的根本道理。

儒家的本懷

第一部分，我們講的是儒家的本懷。儒家的本懷，我認為是窮達皆善。跟道家對應來說，似乎儒家比較投入擔當，是入世的，要內聖

外王，好像很積極的一個家派。道家的用心大概是比較出世的，比較遠離世俗，對政治、社會不大措意用心的一個家派。這是兩家對照來看時的印象。但是，事實上對儒家說來，他是二者皆可的，他可以入世，也可以放開的。只是在家派對顯之中，看出來好像儒家比較積極擔當，道家比較消極放開。實則就孔子來說，他是認為天下事可為時，他入世；天下事不可為時，他可以離開。所以儒家的本懷，是不論客觀情境的窮達，我們都守住「善」的理則。今天選泰伯篇第八章來做為這一講的依據。

子曰：「篤信好學，守死善道。危邦不入，亂邦不居。天下有道則見，無道則隱。邦有道，貧且賤焉，恥也；邦無道，富且貴焉，恥也。」

篤信好學

這一段話孔子說的當然是他自己。他一開始說：「篤信好學，守

死善道。」這個「篤信」就是我們對生命的信念，對「人能弘道」、「天下有道」、「士志於道」的那個「道」的信念，這樣的一個信念是要很真切的發自內心深處。我們是真的要從心裏面發出對天下、對人生的關懷，這叫「篤信」——真切的對生命的信念。

但這樣一個信念，是要經由好學的錘鍊；假定欠缺好學的成長歷程，這樣的信念是會空泛無根的。所以「篤信」的真切，要在好學中成長。就是說你一步一步地好學，然後你對生命的信念一步一步地真切，這樣叫做「篤信好學」。

但是孔夫子講的「學」，都是講學「禮」，譬如說「不學禮，無以立」；另外講「學做人」，譬如說「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」；可見所學的，還是在德行的實踐上。「好學」是學做人的道理；而「篤信」是信生命的「道」，信做人的道理，二者是一致的。反正「信」要通過「學」的歷程，這樣的「信」才會篤實，才會真切，而不是一種氣魄擔當。有時我們的信念是英雄氣發出來的，沒有經過好學歷程的省思錘鍊，信念不過是氣勢冒上來而已。

守死善道

「篤信」的真切程度，孔夫子用「守死」來形容，你的真切度在「守死」。「守死」就是可以一生執著它，一生堅持它。守護這個道一直到死，所謂的「死而後已」；道的事情是「死而後已」的事情，這是一生的事情。所以「守死」就是用生命來堅持、來維護，這樣才顯現信念的真切，以生命來做為保證的。

再說「好學」才能「善道」，因為學是學道，信也是信道。經由好學的錘鍊，反省之後，才得以弘揚。「善道」是指「天下有道」、「人能弘道」，「道」要能是善的話，是通過每一個人發出的，而且全天下走得通的。如此知識份子的擔負才是一個善道，那個道路是天下人的道，是人的道，所以好學才能善道。

這兩句就此銜接起來了！篤信要通過好學，它才是真切的；經由學的錘鍊考驗，信念才能夠真切，真切到用生命來堅持它，來維護它。

篤信到守死的境地，道已然發自每一個人生命心靈的自我覺醒，甚至整個民族文化心靈的覺醒，那麼這個道就突然間在中國歷史上，在每個人的生命中顯現了，突然間活起來了，這樣才可以說是「善道」。

危邦不入，亂邦不居

儘管說是要以生命來堅持，來維護道，孔子畢竟在底下講一句話：「危邦不入，亂邦不居」。我想他加這句話，很可能就是要提醒我們：儘管我們用生命來維護，來堅持，來弘揚道，來開發道，但不是血氣之勇。我們的願望，我們的理想，仍然是面對一個人間現實的關卡，所以有時邦國會有危難的時候，有混亂的時候，此時我們要以生命來維護理想，但絕不是無謂的犧牲。

不要以為死亡就是價值，反正生命都奉獻出去了還要怎樣？這樣的死，儘管有勇氣，畢竟沒智慧。而且理想之所以稱為理想，是因為要求得實現。假定不管客觀情勢如何，危邦、亂邦也要入，也要居，